

## 日本士官風雲錄

(續完)

· 徐白 ·

陸士所收外國學生，向以中國留學生為主，

因房舍關係，另闢一「中華隊」，設隊長區隊長轄之。但中有數期人數較少，則與其本國學生混合編組，不分畛域，其後曾收一泰國學生，與日本學生同隊，予等不諳其姓名，惟見其幅徽為白象，知其從暹羅來而已。旋又收一非列賓學生，名「荷賽·洛勒」(渠父「老洛勒」，曾在非淪陷期中任總統，渠本人現任非駐日大使)，則編入中華隊中。小洛勒甚安靜守規矩，無非列賓少年飛揚之氣，日語尚能達意，寫中國字時，則斜其紙，側腕作書，不改寫英文之蟹行姿勢，為狀頗趣。校方對渠極示優容，軍中寢具，枕係圓筒形，中實稻殼，小洛勒偏不習此，乃特准携其洋式之鴨絨枕來，然置寢室中，則標新立異，與眾不同，不合內務規定，於是晨起即携赴值星官室寄存，夜間就寢前再往領取。軍中規定極苛細，入長官室，必先叩戶，命進然後進，進則先闔戶，後敬禮，夫然後自己唱名，報告來此目的：「

某某候補生，來作何事」，(其實校中隊職長官對予等皆極面熟，可以一一指名無誤，然必須自己唱名，次次如此，蓋以備將來帶兵時，大至一軍一師，對於部下官兵，勢不能個個認識，設此規定，則開門見山，省却許多廢話)，事既畢，則又必須高唱：「回去了！」然後，敬禮，開門，出，再將門帶掩。凡此種種過節，偶一舛誤，必命其從頭做起，反覆演習，非至熟練不止。予等見小洛勒每晨「寄枕頭來了」，每晚「領枕頭來了」之不憚煩瑣，輒為失笑。

軍中每晨掃除，本應自己操作，予等在聯隊時，士官候補生同住一室，因係未來之將校身分，功課又甚繁重，特派二等兵數名，輪流為予等掃除。每晨入室，必大聲報告：「某某二等兵掃地來了」，及其去也，又必高唱「回去了」，然後敬禮而出，日日如是，殊覺不勝其煩。日本軍隊中，從不設勤務兵，每中隊(連)有一「當番」，由戰鬥兵輪值，於各中隊營舍進口處，置一

小火鉢，上安沸水一壺，當番兵危坐其側，以備官長呼喚，遞送茶水而已。

予等出入經過，當番必起立肅然敬禮，一日之中，出入頻繁，經過一次，即敬禮一次，不稍懈。最妙者，夜間就寢後，每中隊有「不寢番」一名，通宵不眠，來往逡巡，其任務主要在保健防病，見有士兵夢中掀被者，必為輕輕蓋好，防其感冒受涼。予等居室在樓上，夜半起復，經過樓口，不寢番必迎面肅立，足恭敬禮，報告「第×中隊不寢番服務中無異狀」，燈光黯淡中，乍然遇之，不免為之吃一小驚。及由便所返，上樓正欲入室，此不寢番並未交替，仍是原人，但既見予等高階者經過(其實階級亦相差有限，予等入聯隊時為上等兵，三箇月後升下士，再三箇月升中士，即離開聯隊入校進本科矣)，照規定即必須報告其服務期中有無異狀，於是依樣葫蘆，再來一通。予等除答禮外，並須駐足聽取報告，且答之曰：「啊，辛苦！」事雖無關宏旨，然總

覺行動出入，受其干擾，於是均視夜間上廁所為畏途焉。

### 三笠宮殿下與我同期

筆者初到日本時，一日，在東京車站候車室中，見一軍官，面向室內而坐，背對通路，先後約半小時，士兵出入車站由此經過者有七八人，一見此軍官背影，莫不肅然舉手，遙致敬禮而去。而軍官背向外坐，固不知有人向之敬禮，更絕未還禮，而敬禮者敬禮自若也。昔日日本軍中，敬禮之嚴格勵行有若此。彼邦戰後提倡民主，今日之「自衛隊」中，或不致如是之嚴肅歟。

日本皇族，學陸軍者不少，陸士校規，學生一律寄宿，惟有皇族均係通學，不過並不住在校外，而在校中有獨立之小洋房一所。皇族之士官候補生，悉厲其中，晨出晚歸，不與普通學生同起居，以示金枝玉葉，與眾不同耳。皇族自入軍事學校起，即各配有侍從武官一人，行止相隨，謂之「皇族附武官」，率為中少校階級，右肩佩銀色參謀帶，（普通參謀帶金色），頗引人注目。校中課程極繁忙，宿題及戰術作業，幾於無日廢有，值其紛至沓來應接不暇時，予等輒相與笑語曰：「吾輩倘係日本皇族，必責令侍從武官代為捉刀也。」

昭和天皇之幼弟三笠宮，學騎兵，與予等同期。三笠宮在校中上課服勤務，與眾無殊，對長官同學之禮節，亦悉守士官候補生體制，惟一至校外，則恢復親王身份，禮節即迥然不同。予等赴各地參觀時，每俟全部官生抵達目的地後，三

笠宮方携其侍從武官以小汽車至，是時，全體官生須整隊迎接親王，先向三笠宮敬禮，渠答禮後，再以士官候補生資格，進入行列，復向所屬之隊長等敬禮，然後方隨眾參觀。筆者見之，常想起京戲中之國丈進宮，必先叩見娘娘，行君臣之禮，夫然後娘娘再「參參請上，受孩兒大禮參拜」，其情與此殆相彷彿。

日本陸軍軍人均不留長髮，自陸軍學生時代起，即一律和尙其頭，雖貴為大將，頂上仍濯濯如牛山焉。此事亦並無明文規定，不過相習成風，無人不如此耳。唯一之例外，只有皇族至畢業任官（少尉）後，即可蓄長髮。此外則駐外武官赴任後，因與外賓時有酬酢，且平時不常着軍服，故亦多蓄髮，但一行調職回國，立即披剃為髡，否則衆目睽睽，視為異端矣。

陸士校中設有理髮室，取費至廉，每次十錢（一角），僅及市價四分之一。惟室僅兩座，而全校學生逾千，理髮時間又限於課餘，於是門庭若市，川流不息，兩理髮師乃大忙。因之，為爭取時間發揮效率計，其理髮工作乃不得不如疾風迅雷，以求速戰速決。兩人人手一剪，盛氣以待，應付顧客，幾如處理機器，刨削瓜果。予等一行就座，此頭即非我有，惟有聽其推來搽去，任意擺佈，運剪如風，一揮而就。同學某君曾實地加以記錄，自推頭髮以至刮鬍子，最快時只需三分鐘，自有理髮舖以來，蓋未聞若是其速者也。而且只將頭髮匆匆推光，唇頰鬚鬚草草刮去，便已功行圓滿，其餘一概不管，修面根本不談，洗頭則顧客自理。一人甫行離座，候補者又已俯首聽

其宰割矣。筆者每次光顧，見其不由分說操刀便割之狀，輒憶太平天國為翼王石達開題剃頭店之聯：「磨礪以須，問天下頭顱幾許？及鋒而試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！」，深感此聯之吐屬壯闊，豪氣如虹，亦惟此閃電化待詔方足以當之。

三笠宮在校將畢業時，一日，皇太后忽命駕臨幸陸士，名為巡視，實則老太太愛憐少子，來觀其修學情形耳。車駕之來，全校官生列隊奉迎奉送，太后經行列前時，行「向右看」敬禮，予等頭部既已奉命向右看，當然毫不客氣，作劉楨之平視焉。太后前行，後隨女官有七八人，均少艾，着西服，曳長裙，衣裾綵縵，姍姍而過，軍中皆久曠之徒，視砂中高跟鞋迹，輒作遐想焉。

筆者初入陸士本科時，東條英機正在校中任少將幹事（等於吾國之教育長），予儕教練，常來觀操。御黑邊眼鏡，蓄小鬚，目光炯炯逼人，其雙唇緊閉而內斂，似甚着力，大有無端咬牙切齒之概，為其相貌上之最大特徵。長官臨場，例致訓詞，或作講評，渠則岸然而來，嘿焉而去，如徐庶之入曹營，一言不發。因心計其人必悍岸驕恣，剛愎自用，然此亦日本軍人常態，初不足怪，不料其後來竟佩首相印綬，而終於「闖下了滔天大禍」也。

校中每晨點名後，及晚餐前，許學生自由「號令調聲」，即練習喊口令是也。屆時全校學生均集廣場，步、騎、砲、工、輜各就平日所習口令，放開喉嚨，齊聲大吼，聲勢不啻千軍萬馬，幸校舍在高地之巔，遠隔市塵，尚能不相干擾。「調聲」行之既久，頗著功效，雖不及當年燕人

張翼德噶斷瀾陵橋之威風，然喉門高亢，中氣充沛，確能一鳴驚人。此舉與京戲伶工之吊嗓子，作用相同，惟此則大花臉居多，間有麒派老生，而絕無花旦小生耳。

校中規定，無論講堂野外，中國同學之間，亦必須使用日語，蓋說中國話則教官瞠目不知所云，無從着手指導也。但同學之中，日語未盡高明，且亦總不如說中國話之直捷便利，於是陽奉

陰違，轉背即忘。一日，野外教練，構築通信網，予等為通信兵，同學某君被派通信排長，集合予等下達命令，見教官不在當場，大為高興，號於眾曰：「我們還是講中國話，啊！」然此君籍隸閩南，國語生硬異常，鉤輯格磔，佶屈聱牙，吃吃不能達意，予等不能耐，舉手請願曰：「我的天！您還是講日本話吧！」此君現亦在臺，國語已大有進境，可以暢言無忌矣。

京戲中之表現法，形容男女好合，皆用左右兩食指反覆相交，以示顛鸞倒鳳之意也。日本亦有此種手勢，惟其意義則表示爭論搏鬥，與兩性關係無涉焉。在校時，予等有戰史教官授歐戰史，講至兩軍接觸時，乃作此手勢，以示激戰，予等見之，皆相顧吃吃笑。教官愕然問故，又不便直言，則飾詞以對，教官既不明真相，而兩軍戰況又愈演愈烈，遂仍繼續作此手勢不已，予等忍俊不禁，幾致開堂。

陸士馬術課，初此在校內之柵欄馬場或屋內馬場，地面積浮土寸餘，雖落馬亦不受傷。及漸漸嫺熟，則移至大馬場，練快步，跑步跳障礙。技再進，則赴校外馬場練習，或作「遠乘」，繞銀座新宿等鬧市而返。校外馬場有數處，最近者即在校旁河田町，馬場對面有女子醫科專門學校，校生出入常經馬場之側，類皆娟好，制服短裙，婀娜多姿，予等據鞍顧盼，頗有走馬觀花遊目騁懷之樂。惟倘為助教軍士所見，必大喝曰：「看什麼！當心落馬！」

校中日本同學，全係未婚青年，中國同學雖已婚未婚不一，大抵皆單身赴日，但間亦有一二人携眷東渡者。陸士例須住校，平時不許逾校門一步，携眷同學惟俟星期例假外出，敦天倫之樂焉。校中每星期一下午，均列為馬術時間，各兵科學生同時出場。馬匹皆高大，且多頑劣有癖，悉由各部隊馴馴而來，以供學生練習，蓋能御劣馬，則常馬更可控制如矣。馬術初步入門後，動輒實施「鐙揚」（將腳鐙提起攔鞍前不用，專憑兩胯夾持，如此練習，更



東條英機，在本文作者入伍時任士官學校幹事（教育長），其後曾任日本首相，發動二次大戰成為頭號戰犯，被絞斃於巢鴨監獄。



富士山下，士官學校學生操砲演習。

可使騎坐穩確），常步猶易應付，快步則顛頗不能自持。有眷同學先一日方效于飛，腰膀鬆懈，於是無不落馬者。予等每至星期一午飯後，輒戲作落馬預測表，一下馬場，如響斯應。

張效坤督魯時，曾於千佛山列砲，轟天祈雨，一時傳為笑柄，無不誦其草寇性成，不學無術。筆之於書者，甚且擬之為張獻忠。其實砲兵之實彈射擊，如發彈太多，往往鼓動氣壓，沛然致雨。筆者在校學砲兵，每年必赴富士山麓，舉行野營演習數週，每次實彈射擊，常被淋漓盡致，狼狽而歸。某次，雨尤大，遍體皆濡，貼肉衫褲亦濕透，教練班長已下令撤砲，準備回營矣，雨適止，烈日杲杲出，於是射擊再興，繼續演習，及傍晚歸去，濕衣經內蒸外曝，又已完全烘乾矣。據是以觀，狗肉將軍之架砲轟天，或亦根據經驗為之，固未可一概抹煞也。

日本民族好武，極敬重軍人，予等在校時，每次赴郊外演習，教練班長輒派助教軍士

先赴附近民家，託其燒沸水一壺，供學生午飯吃便當時飲用。軍中定例燒開水一次，致酬銀幣半元，然各處民家主婦，多不肯受，有時且出家藏醃菜，供予等佐餐，以示地主之誼。一日，筆者與二三同學在多摩川畔偵察地形，小憩於一民家門首，未幾，主婦忽啓戶出，鞠躬肅客，請入室內休息，謝以正在演習，未便奉擾，旋即捧多摩名產廿世紀梨一大盤出，殷勤勸食，予等因演習中規定不許飲食，謝之。則謙稱梨本不佳，請試嘗一枚，聊表敬意，遂置門側，響折而退。予等無奈，乃悄悄為之放進門內，曳上大門而去。每赴鄉村演習，途遇商人農民，雖匆匆交臂而過，亦必掀帽向予等道「辛苦」，假地休息，或借用物件，無不有求必應，親若家人，軍愛民敬軍，於此乃親身體味及之。

### 雪艷親王同門之雅

校中對於學生打架互毆一事，不甚干涉，有往訴者，不過將理曲者申斥一番而已。日本軍事教育，甚重視攻擊精神之涵養，亦即培養鬪志也。其不禁打架，或恐挫損鬪志歟。事實上校中生活，實在太忙，學術兩科，同時並進，宿願極多，考試頻繁，既耗力，又費腦，於是人人肝火特旺，一觸即發。今日思之，有統軍之職者，倘能因勢而加以利導，對於此種情感，平時調和之以保軍中和睦，戰時則激發之以提高攻擊精神，或亦一值得研究之問題也。民國十八年雙十節，留日各界假座東京時事新報社大講堂，集會慶祝國慶時。值中原用兵，討伐馮玉祥，海外黨部乃於

會場中張貼標語，其中有「打倒叛逆馮玉祥」等條，適馮所送之陸士學生數人，亦來參加開會，（校中途雙十節對中國學生特別放假一天），一見標語，怒不可遏，即一動手加以撕毀，在場者有人起而阻止，陸士學生外出皆佩刺刀，學騎兵者且掛長刀，彼等又均久歷戎行，孔武有力，撕標語不遂，則拔刀便砍，當頭一擊，阻者立即倒地，震端既開，秩序大亂。警察趕來，見是軍人動手，亦不敢遽行拘捕，彼等打完，即赴憲兵隊自首，返校報告，罰重禁閉而已。但報社則椅子已被搗毀許多，真無妄之災也。是役之後，陸士學生威名大震，直至予等入學時，例假外出，文科留日同學及僑胞等，對予等均執禮甚恭，且神情大有「君子避酒客」之意，其實予等當時毫無政治背景，且缺乏打架興趣，而人人憚之如此，殆所謂「老虎不吃人，惡名在外」歟。

雙十節一案之後，不久，馮所派學生中，忽有一人接受他系津貼，被發覺後，羣起詰責，一言不合，拔刀而起，結果，受津貼者負重傷。案經軍法裁判，刺人者受傷者，兩造皆被開除學籍。二十六年抗戰起，舉國團結，合作抗日，其時筆者與此案主動者數人同事，曾談及此案經過，彼等亦縷舉相告，並不諱言，惟均搖首笑曰：「那時太年青了。」

校中課程每屆一段落，輒舉行演習或參觀，以資練習觀摩。某次，參觀一兵工廠，廠專製步鎗，兼司修理。廠中有一老工人，終日坐靶場中，新造之鎗完工，以及各處送來修理槍枝修竣後，均交此老工人試射。老人御近視眼鏡，右肩縛

棉墊，以禦鎗枝發射時之反撞力，座前一木柵，案上置一打靶鎗架，案前則一長隧道，約百公尺，隧道盡處設靶，靶後有電燈照明，甚清晰。各處送來新舊槍枝，均置其座旁竹籠中，老人隨手抽其一，安放架上，實彈五發，略事瞄準，即一扳機擊發，倘五發中有一彈稍有偏差，必此槍有病，或修理尚未盡善，即擲另一籠中，發回更修。蓋老人槍擊之準確，有甚於精密機器之科學測定也。予等立老人身後，觀其連試數槍，果然彈不虛發，精確無比，且其射擊動作信手拈來，如不經意，益信陳堯咨所遇賣油翁之「但手熟耳」一語，確有至理。日人稱此老為「國寶技工」，良有以也。老人終年開槍，耳已震聾，與之語，不甚了了，厥貌尤不揚，朴訥之態可掬，惟其態度安詳，神閑氣定，則頗具藝術家風度焉。

國人之足跡未履扶桑者，聞彼邦男女共浴之風，無不視為怪習，歎為奇觀。顧若身歷其境，則司空見慣，亦殊覺稀鬆平常。身體髮膚，等是人耳，雖袒裊裸程於我側，爾焉能洗我哉！且共浴之風，僅溫泉地帶有之，餘則各地旅館中之主婦下女，照例於晚間俟旅客浴畢，然後入浴，其時倘有遲歸之客，則亦不妨入室同浴耳。筆者在將畢業之一年，曾赴鄰縣，實施現地戰術，學生皆投宿旅館，一夕，因做戰術問題耽擱，遲至九時始獨往浴室。方坐浴池中，拍浮正適，逆旅主婦忽啓戶入，見有客在，躊躇不進，嗚嗚似欲有所言，筆者知其急於入浴也，乃謂之曰：「倘無不便，何妨共浴。」主婦聞之色喜，鞠躬道「失禮」，匆匆解衣，轉瞬即赤條條跨進池來，池

又極狹，面積只有一方桌大，兩人局促其中，膝相接，臂相摩也。主婦年甫逾花信，頗風致，然其舉止落落大方，不作嬌羞逗人之態，遂令人如同對同性友朋，了無異處。且障身之具，一旦脫卸無餘，則開門見山毫無繚蓄，如觀石膏裸像，只覺玉潔冰清，反不稍萌雜念，故主婦夷然不以爲忤，筆者亦坦然若無其事焉。店主東旋亦來浴，見筆者與其婦赤裸同浸池中，亦視若無睹，毫毫不爲怪，照常解衣入浴，且與筆者寒暄，道演習辛苦，頗致慰藉。此情此景，倘在我國，其不聞成風化案者幾希。

往昔梨園界，認爲坤伶賣色不賣藝，素極藐視。自名女伶雪艷琴嶄然露頭角，觀念方爲之一變。雪真姓名爲黃詠寬，在民國十七年左右負一時盛譽，捧之者爲上封號曰雪艷親王。雪長身玉立，扮相美，嗓子衝，演全本玉堂春，自入院至探監團圓，一人到底，始終不懈，一掃坤角不能真唱戲之譏。筆者未入陸生前，在東京砧村成城學校上學，入校未久，同學即相告曰：「君亦知雪艷親王與吾儕同學乎？」筆者甚訝，不之信，往視教務處之名牌，則果赫然有黃詠寬在焉。蓋雪輟演嫁遜清宗室溥洸，相携東渡，卜居砧村，時正在成城普通科補習日語也。是年新正，校方置酒招全體學生，爲聯歡之宴，溥夫婦亦來參加，酒酣放歌，衆鼓掌請雪清唱，雪力謝，謂不彈此調已久，嗓子不復能唱矣。溥洸促之，亦不應，予等以爲雪既已嫁作良家婦，斯亦應有之羞澀，未便過分相強，乃由溥洸「代唱盜御馬」一段而罷。雪平居並不傳粉塗脂，面黃如蠟，身體似

不甚佳，或由於粉墨生涯，受鉛毒侵蝕所致。溥洸於雪，愛護備至，雪入室脫外套，爲之捧持，出外時又助其穿着，頗示殷勤。雪本天主教徒，溥洸家居至爲之戒食豬肉。兩人課餘常雙携散步

街衢，形影不離，惟雪母常同行，作三河老媽裝束，着藍布襖褲，繖足伶仃，不隨兩人後，相形之下，頗不雅觀。日人好奇，輒指點以爲談論之資。筆者素有皮黃之嗜，但不參加票房，亦不

請說戲師傅，偶或粉墨登場，以意爲之，遣與爲之，遣與而已，人有問及師承者，則笑而答之曰：「不才當年，與雪艷親王有同門之雅！」

(完)

## 五百完人史詩三篇

喬家才

### 片山亘子東瀛節婦

去年有一位名叫片山亘子的日本婦人，爲了達成丈夫的遺言，送她的兒子徐毅平回祖國升學，來了臺灣，報章雜誌上曾經報導過。片山亘子於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三月十六日，在太原市和青島市人徐端（字子正）結婚，由梁化之（敦厚）證婚。徐端是山西省政府統計處處長兼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處長，在梁化之領導之下，負責太原的防諜肅奸工作，保衛太原的安全。他是太原五百完人中的第二號人物。

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十月間，太原遣送日俘日僑回國，片山亘子也被遣送回去。她是日本岡山縣和氣郡伊部町大字浦伊部南片山篠作的女兒，當時她祇有三十四歲。她回國以後，和她

的丈夫徐端常有書信來往。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十月十二日徐端寫給她的一封信上，有幾句話，使她非常感動，終身難忘。信上說：「……自七月以來，天天在砲聲中生活，今天我寫這信的時候，正是在太原的四十里以外，和共匪作戰。……如果我不能忘記你們；我若不幸死了，希望你好好的教育毅平，不要叫他忘了他的祖國和在祖國的父親。」後來戰線越來越縮小，太原圍城日緊，通訊困難。也許是徐端的工作太忙，正同敵人作殊死戰，顧不上寫信吧；片山亘子以後再沒有接到她丈夫的信，前面的那封信就成了徐端對他愛妻的最後遺言。她遵照丈夫的遺言，教育她的孩子徐毅平不要忘了祖國，不讓他轉入日本國籍，保留着中國人的身份，並決定等他長大成，送回中國。

片山亘子現在已經是四十八歲的中年婦人了，她爲僅僅同居過十九個月的丈夫守節，教養遺孤，轉瞬二十四個年頭。當她違反日本的時候，她的兒子還不滿一週歲，背在她的背上，擠在遣送回日本的人羣當中，離開她的丈夫，雖說生離，實際上就等於死別。這位貞節的日本婦人，爲紀念她壯烈成仁的丈夫，已經改名爲徐陶有華。三年前，她還不知道她的丈夫成仁的經過，不過，多年來得不到他的音信，一定是不在人世了。看看孩子快要大學畢業，他既是中國人，大學畢業後，就必須把他送回祖國。於是，徐陶有華給我們的立法院黃國書院長來了一封信，說明她和徐毅平的身世，探聽有關她丈夫的消息。從此以後，他就和立法院的王志賢秘書取得聯繫。去年她回國兩次，頭一次回國，看看國內的情形，第